

桐鄉侯傳

桐鄉侯者名晦字維淵其先出赫胥氏  
棲於冲漠之野以炎氏坎氏為媒取於  
木公之支因以燕然為國是生九子其  
一曰黔更號烏丸氏結繩既廢文字代  
興烏丸與漆雕氏遊於竹素之林漆雕  
第工為科斗文至龍蛇雲鳥諸體非烏

氏不能也戰國之世其族有翟子者以  
兼愛為學磨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孟氏  
所闢族遂解散又百年而有陳玄徙於  
絳縣秦并天下與管城子同升上有所  
畫指揮管城使告諸陶泓氏玄為潤色  
而楮先生受焉及用斯言焚燒六經並  
罷彘等唯秦卜命龜使進其食刑人則

冒刃從之嘗面攻英布布為改容恨之  
刺肌曰我行當王爾焉能湮我哉漢興  
蕭曹諸公共執持之不戰而功為冢武  
帝稽古禮文侍從之臣多藉玄以進然  
其時刀筆之吏致行其法亦頗受畫云  
文深峻削一成而不可變矣成帝獵長  
楊館玄之裔孫與翰林主人問難其辭

甚設揚雄錄之以進賜爵客卿世襲其  
號東京時有隃糜父子給事尚書隃糜  
者客卿小字也曹魏代漢有石斛氏者  
出於黠山假卿之姓亦得侍中曹氏館  
之三臺為陸士龍所取此其贗矣而客  
卿之曹有少而娟麗者為隋煬帝所嬖  
使為宮女畫眉謂之蛾綠子宗人恥之

有唐中葉顯於上谷為祖氏所主與鹿  
香氏交而相和也明皇寵之寘之几案  
一日以道士服見伏而呼萬歲三上悅  
以為玄香太守加九錫卿爵如故五代  
時奚氏父子載卿之族去易水而徙歛  
邑於萬松之林曰吾母族也因止不去  
其後遊道日多益貴而侈身被五彩雙

龍夾脊飾以金寶士林益尊慕之以豹  
皮為幄列之室中或飲其德而醉甚至  
濡首潘谷老人與為心友能隔帷而識  
之宣和之世尤見親禮剖符封松滋侯  
從母居也木公之族既繁不能無薰灼  
濁亂時為管城所噉而鄉居歛久交遊  
亦濫四方賤之伯休父之世居於有蓀

之野見而愾曰此鄉胄也而汚於所自  
出微是其無喬木乎吾將更之乃之嶧  
山之陽問津於桐氏挹其光彩曰此真  
吾所願從遊歸以告里人子倩曰此麗  
澤之資油、然與之偕可也子倩信之  
曰吾與點也與之立譚久之盡吐其氣  
兩相忘而化既而悔之肌色黧然見濕

灰馬主人擁篲掃除奉講甚恭奉之園  
室意終不合越有大武氏者善與人交  
居中調劑處之故舊之間乃一快矣自  
是方圓長短惟人所假無不曲從兩儀  
萬彙之形百家二氏之籍與其圖象古  
文鍾鼎丹篆法符之品苟可模範無不  
默而識之又恥為小文痛刮磨其故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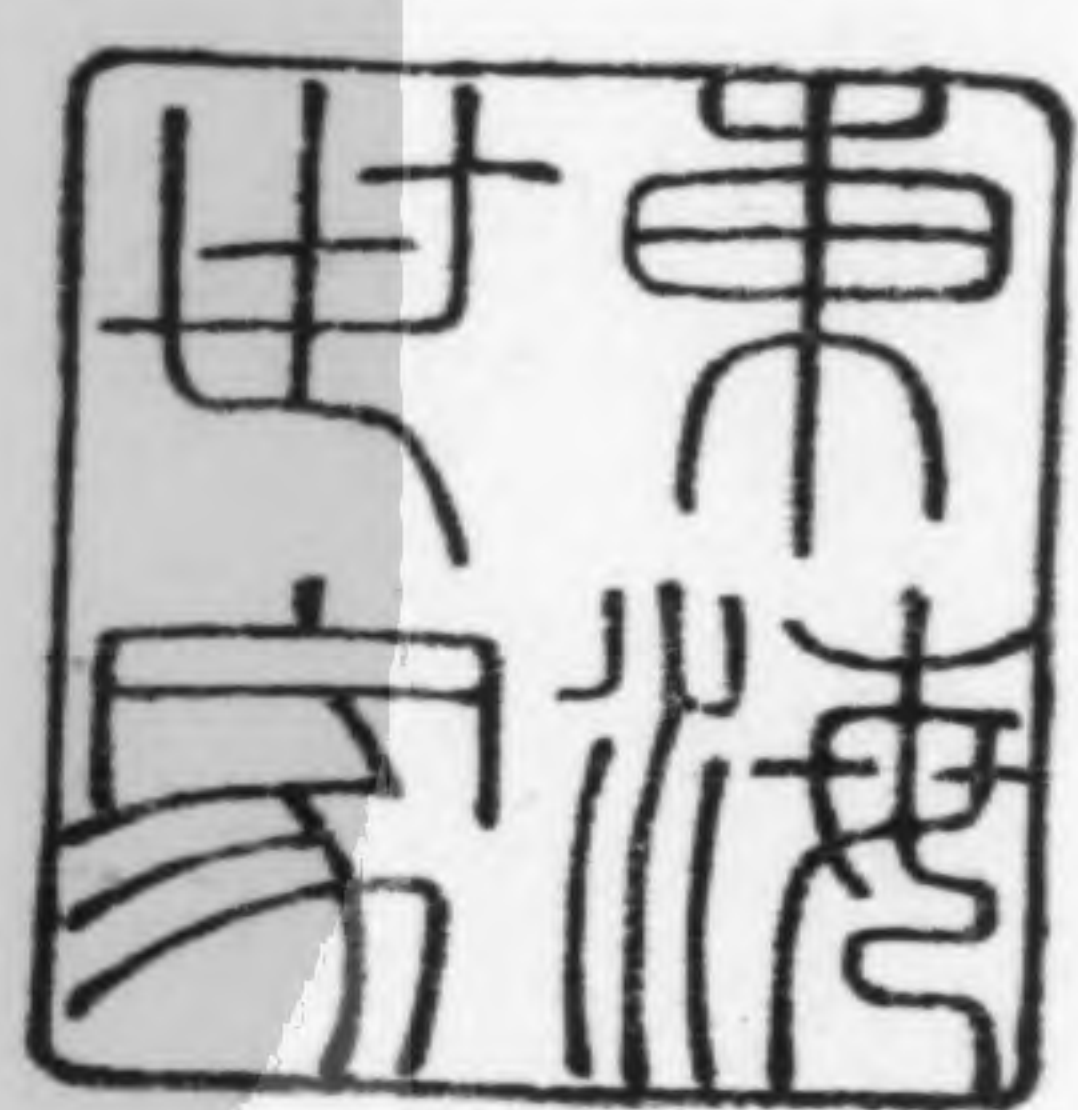
一反於樸使實而有光輝不佩金朱不  
衣績藻黜然燁然叩之鏗然顧獨守其  
大玄伯休氏自喜曰此可以為藝林寶  
矣走書而荐之自兩都公卿學士無不  
結為文友相與議荐于朝曰烏丸之後  
以母受國今木公之世微矣更以桐氏  
為母互就其國邑改號桐鄉奏具未上

而木公之庶孽婚于烏氏之奴不復與  
侯家通矣默：先生曰卿之國於木公  
尚矣桐氏之先乃以協律善譚為師襄  
所撫爾一旦起草明光遂列凌烟之畫  
異哉且子倩胡為者尺寸之村中立而  
不倚百木之長避之士貴自樹耳始木  
公將廢有希皋氏者好嘗毒草亦有由

然乃其性脂滑善匿縉紳先生難言之  
故不如尚同自管城興于蒙氏楮先生  
之承旨荐自蔡侯皆有功于文苑而伯  
休氏傾其橐貲以奉客卿至不得黔其  
突率之賜姓受封益張其世以再造文  
明於草昧功不在二子下矣世徒目為  
墨家者流朝以玄之尚白豈知其淵旨

哉

萬曆癸卯十月望日穀城山人于慎行  
為文友程幼博先生撰



翟道戾世家

翟道戾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  
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黜獨弃而從相茅氏  
遊曰名其家遠祖隃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  
即寓直必令与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  
夸胡以多鳥獸蓋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  
手搏為戲農不得收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  
寔隃糜偕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竟隨



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少娥綠娟秀明  
皇見而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  
為賜長操堅重不交權貴馮盛者挾以行道  
遇盧杞龍賓輒引盛囊自蔽杞發之大笑盛  
正色曰此君日侶金谿子錄離騷古本方公  
提三百刺為名利奴詎不勝邪安祿山亂扈  
蹕幸蜀時二磨楯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  
翟道戾蕪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歿子

孫貧弱至突不得黔迨五季而黔乃生遜趾  
新安山中獨奚超二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  
相厲頷性膠柱罰為城旦春賴奚調劑因定  
交於杵臼之間驩如也黔世擅文翰至是得  
師匠鑪錘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  
士甚急庭珪以豹囊載黔而西三沐三重之  
薦二止左右見黔面貌驚黑不為重上望見  
知其材親為拭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以須

令宇內同書可乎黜頓首曰臣以黜黜見叔  
憂心如擣幸上磨礮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  
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銳授  
秘書郎凡文誥典策共為潤色稱文苑四貴  
云上弟景遂景過景達日侍遊晏一夕登樓  
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  
時名筆為圖御容屬高冲古近臣法部絲竹  
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

元池沼禽魚屬徐崇嗣詩書畫為時三絕皆  
黜往來摹畫體為皴裂上拊之曰卿以摩頂  
放踵為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  
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  
時宰害其能讒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  
黜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  
消磨矣曰稍自引去黜面如紫玉脊成雙  
龍文芬香襲人嘗墮水帀月不傷其異如此

黜後百餘歲陽羨葉嘉以風味聞司馬光評  
曰葉欲白而黜黑葉欲重而黜輕葉欲新而  
黜陳此兩人胡相反也蘇軾曰兩人皆芳潔  
其德同皆堅其操同君子妍醜黔皙殊而德  
操韞藉無以異光笑以為知言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  
封爵豈非以其功哉黜生九子族姓半天下  
而在新安者最良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

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  
承晏三世與黜暱黜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  
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  
黜與李氏謂邪

昔讀昌黎毛穎傳東坡萬石羅文傳絕歎  
以為奇願於子墨客卿闕如也余不量戲  
為此篇

幼博鴻臚携其製墨見訪輒書以遺之

幼博之墨當不減庭珪而余遠不逮韓蘇  
可愧也

萬曆癸卯春澹園居士焦竑



輯漆園夫人事畧

漆園夫人名元其先瞽瞍之後受姓亦  
其支屬三曰公曰同曰涂公家松滋同  
家桐鄉涂家漆園元涂裔也涂之散英  
輒若綏寧者不甚顯而漆園獨繁仰其  
濡沫者難初鳴往伺之即頊踵不悵高  
春而漫滅刺投之即不見也涂子默有  
熊氏除結繩立文字多默成之然材美

而專供奉文學重華君作食器謂默曰  
予欲象日月之華于子器女子為而諸  
侯解者十三白是散落袞豫間崇伯子  
錫玄圭有曰晦曰黔者充方貢偕絲枲  
懸次續食一日丹陽君庭見墟其上二  
子目謂曰予豈黜黜揜人者用是以善  
交藉藉諸公間與膠陽君齊名性不喜  
放見持螯而飲者若濡其齋強黜以壯

聞智伯之臣讓報無恆而托身于黜遂  
與讓均橋下秦二世聞而壯之詔以其  
子黯扞城優人旃說之曰先生墨守也  
寇來能上乎雖然上性躁而先生濡如  
也一旦赫赫臨之誰為蔭先生者遂不  
果先是毛公之族子穎從蒙將軍幕拜  
管城子伯休父氏邈從園中改大篆為  
隸咸推轂黯以黯有文武材不碌碌毛

雖也漢興將相大臣頗事刀筆即雅持  
之然不必汰之後挾書除而隄糜兩兄  
第稍給事尚書署司馬長卿採晨禽為  
候書則隄糜有力焉其子蒙成帝客卿  
也時獵長楊害農蒙與翰林主人心憂  
之乃上書諫若曰君以玄默為神而露  
威靈疲車甲蒙竊惑焉帝謂蒙守默而  
思易天下乎若胡不默蒙退脩黃壚簡

隱太華樊重籠其材雅重之卒藉其用  
比千乘漢末居三臺者非其族也三氏  
族号豪遊鍾王諸名家而隄氏於筆札  
比侯饋矣唐闡弘文延文學則公之裔  
流上谷曰香者以名聞婁師德憤選人  
填委以香揮之不去也謂文士虛名耳  
魯選人之不揮明皇脩圖書詔與蜀郡  
麻如砥清河毛元穎給事集賢院書成

拜玄香太守一日勤政樓以黃冠見帝  
叱曰若儒而縉乃夏玄也香頓首呼萬  
歲上手書其名曰龍香香之內和外理  
則淦氏力居多焉其孫玦避亂從奚超  
之歆時徐中舍鉉第錯有文名雅與雲  
穴石君善也托超見之日為書五千言  
久之鉉引見後主于清暑殿拭紅絲石  
試其技出書画三萬軸編題之詔從兩

省直光政殿待詔無何曹武穆下江南  
題猶鼻而北頗為主藏吏所侮仁宗宴  
羣玉殿見其孫雙脊龍行殊有一點淦  
家風曰無亦其臭味也拜松滋侯世其  
爵又數百年有羅氏者引桐鄉之後列  
在金朱間亦得侯封最末伯休父氏之  
後典容君有鑒裁既錄桐鄉後重念漆  
園之先與先御史邈世講也訪其後得

元憑几與語光鑒毛髮介紹以交桐鄉  
君之後相與接庭燎下飄飄有凌雲氣  
殊不以材具勝材愈多愈益自晦時聚  
古法書名物默識之宣城毛銳一見服  
其淡華陰楮白曰久不見無心班道人  
頓覺舉止羞澁得夫人證法光地菩薩  
矣自是公卿學士無不與元遊稱漆園  
丈人者伯休父氏議其功在松滋桐鄉  
在奚羅上矣

上將請于朝而格然世稱伯休氏鑒哉  
太史公曰漆園之先功在竹帛而後漸  
衰微也至襍之將作松滋顯而涂裔伏  
光華耳迨桐鄉之子孫為改而幾掩松  
滋何論漆園微伯休氏脩世講誰為理  
數千年之緒而比干桐鄉者顯晦豈不  
以人哉然漆園雖顯乎雅不忌二族以



藉其潤蓋交深而不欲上人  
有祖風云  
萬曆丙午季夏之杪

松濤亭主人孫承宗題



海陽後學汪守謙謹書



古歛黃應泰鐫

墨雜沈士章

左卷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

青州之紅絲石皆北產也而後世

稱剝棧龍虎研諸葛氏筆一奚

李氏墨四物者皆聚其美於江南

數百里之內而融處二焉將文  
事所遷具亦隨之耶荆藤族於  
宣城棗核樣亦不復傳獨歛所  
產流行至今然眉子羅紋之質  
兼矣而墨法乃日盛新安驪雅  
之業其來艾乎予以此下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觀目以鈍為  
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予每三  
復於斯之多病勘林自放於  
吾能計生年用墨歲不過數寸

而若房一日所餉圭璧螺丸充佃  
囊笥重為墨君媿負夫墨之為  
道處於銳鈍動靜之間者也故  
壽於筆而矢於研者予非敢  
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

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  
之全其庶幾完久乎鐵堅於石  
穴於素及碩所歸何如入研墨之  
壽矢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是者夫房所言殆也

法以漆液一各相之二朱太史詩云  
托跡相鄉與漆園化人入火疇  
能燔形銷質燼精鬼分真靈  
乘氣常氤氳序云瑩然星燦  
耿耿珠圓焰不四灼而煙輕如碧

天顯彩可謂善狀古稱韋仲  
將之墨一點如漆至若房則真  
漆也凡制作皆古拙而今巧古詳而  
今略如以今之巧加古之詳雜畫  
輒往代可已李廷珪墨玉宣和時

價倍黃金而御府所藏罄為相  
國寺之墨漆夫漆墨之相往後  
也久矣夫

張伯英常仲將皆善書者也  
而自作筆墨然則二事者固亦

待文士而工耶然工匠之備尺寸之  
藝苟有擅於世甚襟韻必有異  
人者如魏子瞻稱潘谷過於潘安  
多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燹劫  
成富者其人與墨皆可少知已

螺量丸枚園餅劍脊九子雙龍古  
之為墨者象此而已未必有多識圖  
縑羅絡萬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為  
文理所質類金石滿者目以松身鏡  
面為借美於外夾藏之精激有隔

囊摩沙乎而得者而世豈皆若人乎  
今李墨具瑰麗如茲譜印守  
藏似吏皆能知之未必厄於寺內之  
漆也患文具所質弗良耳良矣如  
其文如其文

君房接予四詩格韻豔穩甚首  
章致咏於先官保捧讀之餘繼  
以感泣因憶先人吉新都時父老  
手書持佳扇墨消車前言明  
使君囊无一錢歸遺故人此歛

所產華可納受分餉鄉里先人  
遠巡謝為受墨一錢扇一握此  
與唐杜暹辭婺州府事適類  
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歛父老不  
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

為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余  
家所蓄不過銖兩茲乃頗有君房  
墨數觔胡感之不及父審矣歛人  
多能之先官保事此至纖細不巨  
傳然它日未必非墨苑中一段佳

事也

舒元興悲刺藤罪世之綺文妄言者  
合刺縣果無藤種其說竟驗歛  
墨之盛極矣予懼松桐之無遺類也  
乃用數語為君房以傳益之夫所謂



綺妾豈後有如予者乎君房曰文  
之者子墨氏之胤也胤無窮而母之  
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干  
萬多為墨氏甘之惟盡髮厥植何  
傷哉予病拙久不為辭賦聊率

意所之書教則歸之行將以君房  
所贈髹浮屠氏之麻焉以為子他日  
膏火因緣亦將使墨君說離文字  
妙法也

萬曆癸卯首夏日

會稽陶望齡書



墨苑題詞

墨之為言默也默者能言而欲無言墨則無言也而無不言凡世之善言者必賴墨以傳予改易而有味乎易之言墨也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成之以默無一切辯詐機智之私故自信以信天下有不假詞說而自神者非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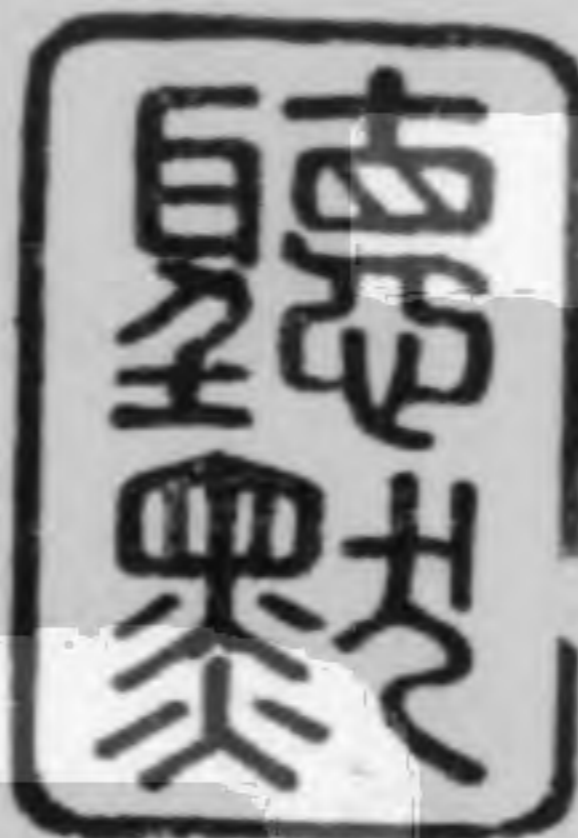
默成文象之德行誠不足以與於此墨  
固形而下之器也而有道焉存乎其間  
自有書契以降稽古證今茲來承往有  
不取信於載籍者乎作者連興各成一  
家言而藉墨以行于世均也一成而不  
可變考信而無所遺惟此無言者之言  
乃可以永久不磨若薪盡而火傳不以

指窮而卒不窮于指也其德行可不謂  
貞固該博廣大悉備矣乎幼博氏攻儒  
而嗜墨因神搜智索期盡墨之利以利  
天下既為郎罷歸構禍幽居金盡而取  
資于墨事白而墨之嗜愈篤乃取六合  
內外種々名理物象盡苑囿之於墨初  
不謂為墨特藝成而下者舉少之所嗜

而老或更之游戲藻翰之所取給而艱  
阻後輒棄之蓋世之為墨者或用于墨  
而不能為墨用或用于墨而不善究  
墨之用故于德行無聞焉幻博幽憤以  
來嘗歷苦趣坐進玄默一有嘆詫感慨  
之懷即和墨伸紙以寫其無聊不平之  
思世乃信其冤折而昭雪之墨代幻博

之所欲言以廣視聽之所不及宜幻博  
德墨甚而思以墨之愛兼愛天下也近  
且偕予友巨源程公脩淨業而捐諸想  
將罄生平之俠氣剛腸恩讐德怨直以  
數升墨汁塗抹其所纖計毛舉者而空  
之此之為德行不有超乎語言文字之  
外者哉予之自警曰聽默生二十載于

茲矣竟未能一聽于默以游忘言共信  
之天故讀幼博氏所為墨苑而輒以德  
行之說進幼博即不信予言安能易予  
之默而以辯勝即幼博信予言以自信  
亦何必易己生平之所為嗜墨者而求  
多於默之外耶辛丑菊月朱之蕃書



墨苑行

書不中即道不瞿墨卿掉臂其相  
識十年起草給諭麋千里遺魚復  
到墨往中書懶欲拋辟人焚研罷  
推敲自矜知白能若拙不信聰玄  
費解物野黑甜小窻下魚駭別

啄穿窗鏤跪前道士稱陳人從古  
笑奴把聲譁摩挲雙眼是耶非夢  
破書淫或初圍會稽齋中是女子  
日空寺裏到青衫披圍海印是如  
霓起磨栴鼻粉文極止知李氏歸  
四和石色陳玄煩九鈞我聞鶴足

山上好松心麋角膏融可水點樊榭  
清色不脫石爲久理簡如金又少  
殿上品琳瑯曼曼金函出當與劍  
俱承圓錫賜就紋紋彩如雲如  
肖神乎乃是玉璫陸離曹位置  
觴實日左日馬茲爲西木徐常侍  
客

鄉醜脫 認佳去 藝事年來不似初只  
消自累 陳珪墨 何用迹 徹以并 代衣魚

翰林主人西吳沈澹 撰



君房天下奇人也 博雅雄  
擅固不用文章 起家而班  
清臆知名一世 然之見以翫  
麟 迹流俗得去 而翻然  
以寤曰 是夫儼者不可為於  
時也 于是乎 臬 窠 以愛 配天

地人物古今之變而一藏於  
墨以水調而不以萬物易  
也夫嘿者墨也天下于是  
又以墨黜君房而君房遂  
復以墨顯夫既已顯矣得無  
妬而放於行于是君房氏

再去而長安屠律先生望  
之若冥鴻然治嘆嘆息不  
能自己無則士宜何居矣吾  
聞五道不餘五行不變累  
九而上者顏色不搖老聃  
不云乎常帛浴不忒為天下式



守黑之謂也。若房其將有  
進焉。吾固知君房天下奇人  
也。

汝南汪名霖

